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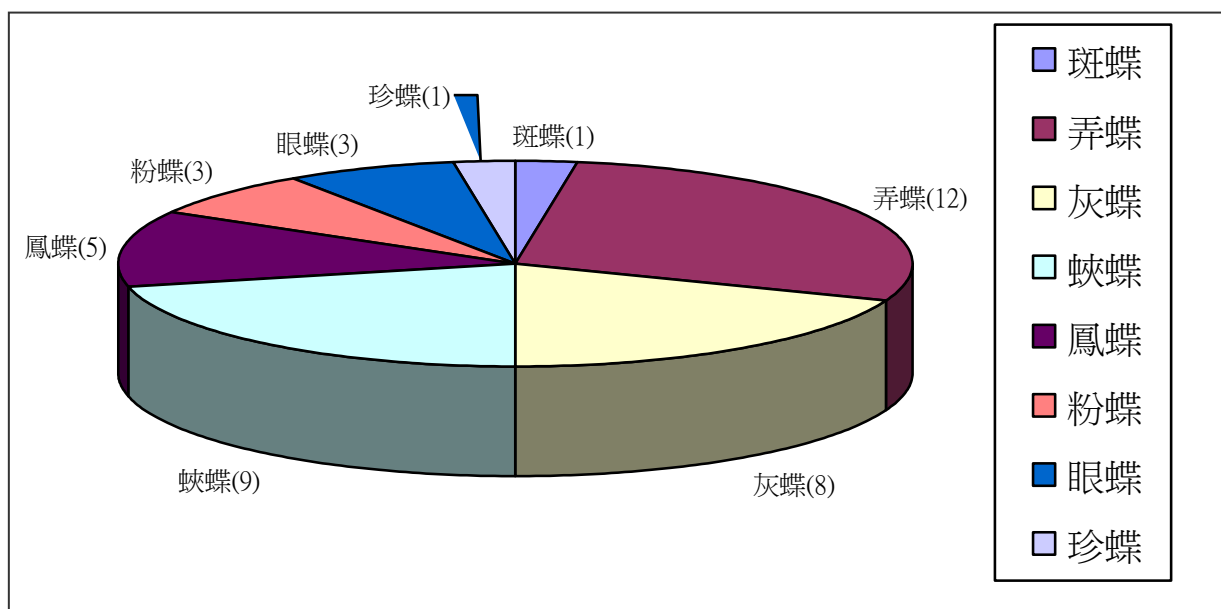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六日

香港蝴蝶生物多樣性分析

1970 年代，生態學家和觀蝶愛好者已經在本地發現 192 種蝴蝶。直至 2004 年，本港共錄得 238 種蝴蝶(表一)。42 種新發現而又非存疑品種的蝴蝶包括 12 種弄蝶、8 種灰蝶、9 種蛺蝶、5 種鳳蝶、3 種粉蝶、3 種眼蝶、1 種斑蝶和 1 種珍蝶(圖一)。更有趣的是綠色力量發現本地蝴蝶品種數目和時間增長恰成正比，意味我們極可能在未來日子發現更多未曾在本港記錄的蝴蝶品種。

年份	品種數目 (種)	資料來源
1980 年	192	Gweneth & Bernard Johnston, This is Hong Kong: Butterflies
1997 年	225	George Walthew, Porcupine
2002 年	232	香港鱗翅目學會
2004 年(5 月)	234	香港鱗翅目學會、饒戈
2004 年(6 月)	238	漁農自然護理署

表一 香港已知蝴蝶品種總數



圖一

在新近發現的蝴蝶品種當中，有接近一半為弄蝶及灰蝶。牠們體型較小，外貌近似，因此我們相信部份弄蝶和灰蝶可能一直都存活在本港環境，只是早年被忽略而沒有準確被記錄。蛺蝶和鳳蝶各佔新記錄品種的 21% 和 11%。牠們體型較大，而且差不多所有品

種都有獨特的表徵，不易混淆，加上牠們普遍擁有頗佳的飛行能力，能遷移遠處，易被觀察，因此我們估計大部份在近年新記錄的蛺蝶和鳳蝶均屬外來品種。

香港和華南地區的生物地理系統一向沒有明確的分界，香港四周更沒有分隔其他生物地理區域的天然屏障，所以本港同時持有東洋區、古北區和澳洲區三個動物地理區域的特性，所以本港可同時找到大量華南、印支半島、菲律賓群島、新畿內亞甚至澳洲的物種。

近三十年在本港新增的四十多種蝶種，其中九成一直在本港鄰近地區發現，按道理香港亦是牠們的分布領域，牠們之所以屬近數十年的新增蝶種，我們相信是由於本港的原始植被大部份早已消失，因此，部份新增蝶種可能曾在香港生存，只是因原生植被受破壞而連帶消失。隨本地的植林和生態保育工作漸見成效，曾一度消失的蝴蝶品種遂開始重新聚居。

另一方面，四十多種新記錄的蝶種中，侏儒鏢弄蝶(*Aeromachus pygmaeus*)、白觸星弄蝶(*Celaenorrhinus leucocera*)、珀酣弄蝶(*Halpe paupera*)和黃裳腫脈弄蝶(*Zographetus satwa*)(表二)，香港位處牠們分布範圍的最北端。在 1994 年以前本地均沒有這 4 種弄蝶的記錄。

學名	中文俗名	在港發現年份
<i>Aeromachus pygmaeus</i>	侏儒鏢弄蝶	1997
<i>Celaenorrhinus leucocera</i>	白觸星弄蝶	1994
<i>Halpe paupera</i>	珀酣弄蝶	--
<i>Zographetus satwa</i>	黃裳腫脈弄蝶	1998

表二

白觸星弄蝶(*Celaenorrhinus leucocera*)的幼蟲啃食可愛花(俗稱藍花仔)(*Eranthemum nervosum*)。可愛花屬外來植物，是公園內常見的園藝品種。香港鱗翅目學會前會長楊建業表示，白觸星弄蝶極有可能隨輸港植物流入本港。其實這種情況在香港甚為普遍，不少非原生蝴蝶均是隨引進的園藝和食用植物流入本港。金斑蝶和曲紋紫灰蝶便是典型例子。

科學界普遍認為氣候轉變會改變一些生物的地理分布，而在其他國家亦有研究顯示氣候轉變正使一些蝴蝶品種的分布改變。在九零年代以前，香港並沒有侏儒鏢弄蝶(*Aeromachus pygmaeus*)、珀酣弄蝶(*Halpe paupera*)和黃裳腫脈弄蝶(*Zographetus satwa*)這三種蝴蝶的記錄，它們在香港的記錄在九零年代陸續出現，與此同時，在香港以北其

他的中國地區卻仍然沒有其記錄或其記錄在香港之後，顯示它們在東南亞的分布正逐漸北移，原因極可能與數十年來氣候轉變有關，而香港天文台也證實香港的氣候漸變炎熱。當然，我們不排除牠們早已生長在本港，只是早年未被發現或被忽略。

僅在 2004 年，本港便發現 4 種新蝴蝶品種，包括金鳳蝶(*Papilio machaon*)、徽黃弄蝶(*Taractrocer a maevius*)、伊灰蝶屬蝴蝶(*Eliotia* sp.)及鏷黃遷粉蝶(*Catopsilia scylla*)。香港是伊灰蝶的分布的最北處，牠們之所以在港被發現，情況與侏儒鏷弄蝶、珀酣弄蝶和黃裳腫脈弄蝶一樣，可能同樣與全球增溫有關。

除了熱帶品種，少數生活於溫帶的蝴蝶也曾現身香江。柑橘鳳蝶(*Papilio xuthus*)和 2004 年發現的金鳳蝶(*Papilio machaon*)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估計牠們是隨季候風來到香港，亦可能是牠們的卵、幼蟲和蛹隨外來植物一起引進本港。牠們均有「落地生根」的可能性，進一步引證了香港那模糊的生物地理定位。

由於蝴蝶與生態環境的關係密切，研究本地蝴蝶的生態有助我們確認個別地區的生態價值和辨識生態環境的轉變，例如山火後植被復原的情況。此外，蝴蝶分布與區域性的氣候存有一定關係，「尋找蝴蝶」可能給予我們更多有關氣候轉變的啟示。